

真情驿站
henqingyizhan

父亲的农具

□李同书



都是有生命的，要善待它们。

似乎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起，父亲就一直把他

用过的农具作为生命的个体置放在心上，万物有灵，农具也体贴、疼惜着父亲，彼此共同度过每一个辛苦充实的日子。

印象中，父亲一直与农具保持着无法割舍的距离，在母亲把他手里的农具强行夺走，劝他歇一歇的时候，父亲割舍不了暂时的别离，盯着农具，好像在说，伙计，一会再过来啊。

凡是父亲用过的农具，都有一个特殊的印记，或者木柄上刻一个“李”字，或者尾端有一个圆圆的槽，这是父亲刻意留下的，即使不小心把农具弄丢了，也很容易在第一时间找到。父亲的农具大部分是自己精心挑选的，像铁制的抓钩、铁锹、镰刀、锄头、犁铧等，是平时积攒起来的废钢烂铁，在铁匠铺看着师傅锻造出来的，有着上好的刃，用起来锋利、省劲，那些木质的竹耙，扬场的木掀以及收麦子的木叉，是父亲在赶上几个集之后，经

过挑选才买到手的。我们常常羡慕那些农具，觉得它们跟了父亲，是一种造化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实现了自身价值，作为一种象征成了父亲的挚友。

在我们的记忆里，父亲是一个很少闲下来的人。包括母亲，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找到那么多干不完的活，家里、地里，父亲像一只无法停下来的陀螺，机械地转啊转。母亲一直担心，怕干不完的农活累坏了父亲。父亲两手挥着农具，乐呵呵地说，有没饭吃饿死人的，还能有干活累死人的？母亲没办法，就纵容我们把农具藏起来，但是父亲与农具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磁场，能清晰听到农具的声音，那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语言，看着父亲很快顺利把农具拿到手，我们无可奈何。干完了活，父亲不舍得立马丢下农具，不慌不忙装上一锅烟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擦着农具上面的土，眼里充满柔情和歉意，喃喃自语道，伙计，委屈你了。

晚上，月光朦胧，床头边的农具伴着父亲，共同进入梦乡。父亲鼾声如雷，像给农具

叙述一个温馨的故事。

父亲在村人眼里一直是一个诚实开明的人，唯独对农具吝啬至极，任何休想从他那里借到农具，有时候看着我们借出去的农具很快被父亲讨回来，母亲觉得父亲不可理喻，非要和他吵一架，但看着父亲扛着讨回来的农具走向自家农田的背影，只好跟我们说了一句幽默的话，你爹，把农具看成你们了。

我们明白了，觉得父亲没有错，哪有把自己的孩子借出去的道理。

晚年的父亲已经无力使用大部分农具，当然机械化的普及也使农具失去了价值，看着仓房各式各样的农具，父亲怅然若失，天气晴和的日子，他会坐在太阳下面一遍遍擦拭着农具，尽管那些农具一尘不染，但他还是不停地擦，偶尔对坐在身边的母亲低声说，这把铁锹，从入社的时候，就跟着我，一辈子了。

如今，仓房里的农具仍然各式各样，完好无缺，维持着父亲生前摆放的状态。岁月并没有给这些农具留下过多的痕迹，只是蕴藏在深处那一缕朴素的木香，不知道还能保留多久。

游环堤公园有感

□李天胜

十里长堤郁葱葱，
宛若绿带系花城。
凉亭翰墨飘书香，
牡丹含笑把客迎。

泛舟畅游环城河，
金星岛上赏歌声。
漫步小桥鱼戏水，
登山全览湖心亭。

宏伟蓝图大手笔，
外圆内方铜钱形。
郭内流水七十二，
林海兴城烟雨中。

花草树木布巧局，
土山画亭夺天工。
曲径通幽处处点，
徘徊往复步景。

牌桌棋椅休闲地，
扶风抚草润心情。
散步修身常锻炼，
广场活动育文明。

旧貌何以换新颜？
改革开放建奇功。
民富国强开盛世，
安居乐业奏泰平。

人间天堂何处是？
小康道路创新生。
感谢党的政策好，
花城人民沐春风。

做了一辈子庄稼活，父亲对农具的感情尤其深厚，一向严厉的他拿起农具的时候显出一个男人柔的一面，年少无知的我们甚至希望父亲不要丢下农具，或者，让农具永远像影子一样伴随在父亲左右，那样，我们就可以看见父亲的笑脸了。

父亲一辈子没什么爱好，甚至连说上话的朋友也没有，这种缺失让他在干活的时候与农具产生了水乳交融的感情，面对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农具，我时常听见父亲与农具的絮语。一双执拗而真挚的眼睛看着我，好像在恳求，孩子，

心香一瓣

inxiangyiban

老 爸

□李固国

老爸朴实得如地里的庄稼！

十几年前，我刚三十出头，可老爸已经五十多岁了。家里厨房漏了，椽子也腐烂了，需要维修一下。我搬来梯子，打算爬到房顶上，让老爸给我打下手。就在我爬梯子的时候，老爸一下子拽住我，说：“你下来吧，还是我来！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我说，“您年龄大了，况且腿脚也不太好使！”

“你没干过农活，没经验，房顶太不安全了！”老爸说。

我反驳说：“我年轻，反应快，麻利，房顶不安全就应该我上！”

老爸一瞪眼，生气地说：“我说上就得我上，你在下面给我递东西。”

母亲在屋里听见我们争执，出来说：“就让你爸上吧，他有经验，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修房顶好几次了。”

老爸爬上房顶，整个身子都趴在外面，这样可以保证屋顶不被踩踏。他小心翼翼，把瓦一块块揭开，放在一边；然后扒开下面的泥土，再揭一层瓦，把腐烂的椽子取下来。我在下面提心吊胆，把一根根的新椽子递给老

爸，分明感到他在接椽子的时候，手都在颤抖。

房顶终于修好了，老爸满头大汗，从梯子上下来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忍不住说：“人不服老不行，干活越来越不行了！”

我在县城买了房子，想让老爸去玩几天，放松放松。他本来不想去的，但经不住我再三请求，怕凉了我的心，说好了就住一周。

住惯了农村低矮的瓦房，老爸在楼上站在哪儿都不舒服。进门需要换拖鞋，地板一天到晚拖好几遍，桌子擦得锃亮锃亮的，这一切在老爸眼里，简直是受罪。他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总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。

小区南面有个公园，只有在这里，他才能放松一阵子。老爸只要看见有浇地的、种花木的，就会两眼发亮，似乎找到了久违的感觉，过去义务帮忙。没两天，他就和包工头混熟了，还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人家，说是有活说一声，是不要工钱的！

老爸爱喝酒，但他喝的都是小贩走街串巷卖的散酒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散酒便宜，酒糟味浓，好喝！”老爸来之前，我买了些好酒，给他准备着。

老爸看到酒瓶精美的包装，舍不得喝，说自己早已经把酒戒了。那天，他的酒瘾犯了，就带了两瓶酒出去，说是去看看在一个工地上看料的本家四叔。

老爸下午回来了，醉醺醺的，可把那两瓶酒又提了回来。我说：“爸爸，你们老哥俩在一块，怎么没喝这两瓶好酒？”

老爸说：“你四叔说是好酒，不让喝，他那里备着散酒，够我们喝的！”

我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爸爸，看人家哪有空手去的？”

“我们哥俩，多少年交情了！他儿子结婚的时候，借了我两千元钱，”老爸说，“我今儿给他说了，那钱我不要了，当老哥的心意，别让人家老想着！”

“爸爸，你挣钱也不容易！”我有些不满。

“你不知道？”老爸说，“你四叔的儿子不争气，欠一屁股债，刚离了婚。他都七十多岁了，还出来打工，不容易啊！”

我无语了。

周四，我正在上班。老爸忽然把电话打过来，说：“我搭车走了，在城里住着不舒服！”

“你才住四天，我还没顾

得上带你出去看看呢？”我说。

“来不及了，”老爸说，“地里的庄稼该打药了，再耽误下去会影响收成的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把电话挂了。

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，忽然看到桌子上压着几百元钱，下面还放着一张纸。纸上的字是老爸写的，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他，写的字歪歪扭扭：我来时啥也没带，这点钱，给孙子买点吃的！

我捧着钱，泪流满面，双手禁不住颤抖：这可是家里那三亩多地一年的收入，老爸靠什么生活呢？



夏至

□姜 方

白昼的身体拉到最长

它要垂钓六月的蝉鸣

湖水的波纹

将要容纳廉价的雨水

光亮的锄头

把早晨的露珠

带给寂寞的黄昏

禾苗在田野里发疯

拔节的声音惊动叶上的瓢虫

农夫的汗珠

敲响信天游的节拍

高过一树柳丝的青葱

高过一杯高粱酒的烈性

蜜蜂飞过五月的石榴花

飞过爬满蔷薇的土墙

把日子酿成一罐罐的蜜

在奔向收获的路上

我适应了寒冷，也会适应炎热

在生命陪着白昼逐渐缩短的同时

写下一首最优秀的诗篇